

论音乐人类学学科状态

宋显彪

(四川音乐学院图书馆 四川 成都 610021)

摘要:以潜科学和显科学特性及学科范式理论两个角度为基础,结合音乐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状况,对音乐人类学学科状态进行全面分析和判断,认为音乐人类学既非潜科学,也非显科学,而是潜科学向显科学转化的、非常接近最终常规科学的准显科学。音乐人类学正处在潜科学向显科学蜕变的最后时刻,一次会议、一本专著、一篇文论、一份文件、一个发言,就可能是音乐人类学突破最后障碍成为显科学的契机。

关键词:音乐人类学 学科状态 民族音乐学 潜科学 显科学

中图分类号: J6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577(2014)02-0050-05

引言

学科状态,是指一门学科的学科历史、学科理论、学科方法、学科体系、学科文献、学科教育以及学科研究队伍等方面的发展情况。简单说,就是学科是否已经得到公认,学科是处于潜科学状态还是显科学状态。

潜科学和显科学这组用于描述学科状态的名词是相对应的,潜科学是指孕育中的尚待证明、证伪和实践检验的科学新思想^[1],也称前科学;而显科学则是潜科学发展而来并得到公认的成熟、稳定、完善的学科,也称常规科学。学科状态有三种,即显科学状态、潜科学状态、以及潜科学向显科学转化状态,一门学科只可能是三种状态中的一种。

一般而言,处于潜科学或者准显科学状态的学科,才需要分析其学科状态。明确一门学科的学科状态,能够使得该学科领域内的研究者对于学科的发展情况有清晰、准确的了解,有助于研究者整合研究资源,集中优势研究力量,关注学科发展的重要理论问题及与学科状态密切相关的关键问题;明确一门学科的学科状态,还有助于学科教育体系的全面建立和正常发展,使之尽

快得到本学科领域研究者、其他学科领域研究者及更广泛人群的认同。

通常,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和判断一门学科的学科状态,一是潜科学和显科学特性方面,二是学科范式方面。本文以潜科学和显科学特性及学科范式理论为基础,结合音乐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状况,对音乐人类学学科状态进行全面的分析。通过分析可以发现,目前音乐人类学属于潜科学向显科学转化的状态,即准显科学状态。

一、从潜科学和显科学特性的角度分析

1. 潜科学的特性

潜科学明显具有如下特性:思维的创造性、内容的待定性、理论的反常性和研究的高难性^[2],与此相对应,显科学的特性则是:思维的创造性减弱、内容趋于确定、理论被接受、研究难度降低。由于显科学特性与潜科学特性相对,因此下文仅对潜科学特性作介绍。

思维的创造性。潜科学是未来科学的先导,而科学的本质又是批判的、革命的,是对新的现象和尚未发现的科学规律的探索,因而潜科学思维必然是创造性思维,尽管处于任何阶段的科学均要求创造性思维,但潜科学状态下的学科尤为

收稿日期 2014-01-03

作者简介:宋显彪(1971-),男,四川内江人,四川音乐学院图书馆副馆长,硕士,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音乐人类学、图书馆社会责任。

强调创造性,从潜科学的思想出现开始,创造性就伴随潜科学的发展,如影随形、不可或缺。

内容的待定性。潜科学是孕育中的科学思想,是一个在认识上尚待进一步深化、完善和确定的孕育过程,其思想内容、观点等都不够成熟并且处于发展变化中,容易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动,这些思想和观点可能被肯定,也可能被否定,因此潜科学的研究内容具有待定性。

理论的反常性。潜科学的理论当然与流行的理论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因此潜科学思想出现的时候,会显得比较奇怪和反常,不容于流行的已有理论,使人感到难以理解。

研究的高难性。这一特性与上述三项特性相辅相成,潜科学的研究内容、体系、方法等都是全新的,各种理论都需要从头开始构建,可供借鉴的现成理论有限,因此,比之显科学,潜科学的研究更加复杂和艰难,即它具有高难度。

2.从潜科学和显科学特性的角度分析,音乐人类学是准显科学

根据上述潜科学和显科学的特性来分析音乐人类学学科状态,可以发现,音乐人类学具有较明显的显科学特性,但又有一定的潜科学特性而未完全成为显科学,因此音乐人类学是处于潜科学向显科学转化的准显科学状态。

首先,从思维的创造性来看。经过多年的发展,音乐人类学的学科框架已基本形成,其研究和探索的开创性已经大为降低,因此思维的创造性比之纯粹的潜科学大大减弱,这使得音乐人类学具有显科学特性。但是,音乐人类学是对人类学基本理论在音乐学中应用相关现象和规律的研究和探索,这些研究和探索在以往的科学研究活动中未曾出现,具有强烈的开创性的特点,故而整个学科创建和发展的思维过程具有鲜明的创造性,这一潜科学特性使得到目前为止,音乐人类学并未完全成为显科学。

其次,从内容的待定性来看。无疑,音乐人类学目前研究的内容具有待定性特点,比如学科名称、学科体系、学科未来发展都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处于变化和更动的状态,不成熟不稳定,这是音乐人类学的潜科学特性。另一方面,经过研究者多年的研究努力,音乐人类学的研究对象、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已经基本趋于稳定,如熊晓辉^[3]、汤亚汀^[4]等在相关论著中就对音乐人类学的概念与定义、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学科观、音乐人类学的理论探索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形成了相对一致的成体系的成果,基本构建了音乐人类学的学科框架,表明音乐人类学学科研究内容基本稳定,显示出音乐人类学显科学的特性。

再次,从理论的反常性看。音乐人类学目前的理论成果大部分已经得到认可,其反常性已经不明显,因此在此方面来看,音乐人类学具有显科学特性。如果说音乐人类学理论还有某些反常性的话,那么学科名称方面可作为例子,仍有研究者否认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合理性,也有大量音乐人类学研究者、音乐学其他主题的研究者,认为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名称更具有合理性,更符合传统的研究观念,进而将音乐人类学名称视为反常,因此仍在用民族音乐学替代音乐人类学,或者将两者混合交互使用,这使得音乐人类学并未如真正的显科学那样得到全面公认。

最后,从研究的高难性来看。由于音乐人类学是音乐学和人类学的交叉学科,固然可以从音乐学、人类学以及其他学科借鉴一些研究方法和研究经验,但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音乐人类学研究面对大量理论创新、学科体系构建以及研究内容的变动,因此,在研究方法、研究技巧以及其他各种研究层面,音乐人类学研究均具有较高的难度,每一项研究成果均需要研究者全面的研究素质,这显示出音乐人类学强烈的潜科学特性。当然,数十年研究者的努力、研究成果的积累、研究经验的总结,音乐人类学学科理论已经基本形成,音乐人类学难度最大的若干理论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这使得目前音乐人类学研究的难度在不断降低,音乐人类学学科理论和方法,也正在被广大音乐学研究者广泛运用于音乐学的理论和实践之中,从研究的难度这个角度可见音乐人类学正在从潜科学向显科学转化。

二、从科学范式的角度分析

1.科学范式

依据库恩(T.S.Kuhn)的科学革命理论,范式“是指科学共同体约定俗成的科学准则或范例,

是一种大家遵循的观念上的模式或习惯”^[5],这些科学准则或范例往往通过学术著作或教科书方式记录的已经完成的科学成就表现出来,当这样的科学成就具有如下两个特点,即可称为学科范式:“一是足以空前的把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吸引过来,使他们不再去进行科学活动中各种形式的竞争”;“二是足以毫无限制的为一批重新组合起来的科学工作者留下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5]。

只有常规科学,也即显科学才有范式,处于潜科学状态的学科尚未形成范式。潜科学阶段,研究者在科学研究中对材料的搜集、分析和解释都是随机进行并有极大差异,并且对于研究的各个方面都经常引起争论。同时,研究者各自有一套自己的科学观念,每个人都要从学科的基本概念开始来证明自己研究方法、对象、观点等等与学科相关各方面内容的正确性,很少有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整个学科没有形成广泛认可的问题供研究者展开探讨。当学科中某一研究者取得令人瞩目的并得到科学共同体——也就是该学科内大部分研究者——承认的科学成就,并吸引了大部分研究者参与进来,同时在一定时期内为研究者确定了学科领域中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需要解决的问题等,此时,该学科的范式就已建立,潜科学也就发展成为显科学。显科学状态下,学科概念、研究对象等重大问题的分歧不再存在,研究者的材料搜集活动变得极有目的性,研究效率大为提高,研究成果更为集中,学科的各种研究更加深入,学科知识不断精细,学科体系不断完善,学科教育不断加强。

2.从科学范式的角度分析,音乐人类学是准显科学

以科学范式的观点来分析音乐人类学,可以发现,音乐人类学已经基本具备学科范式但又未完全建立起来,因此音乐人类学处于潜科学向显科学转化的最后阶段,属于准显科学。

首先,不管是专著还是学术论文,音乐人类学学科范围内已经出现了众多理论研究成果,并且很多成果已经得到大多数研究者认可。截至2012年12月,国内出版了十多部专门研究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专著,如果加上以民族音乐学为名实

则研究音乐人类学的专著,则总数超过三十部,这其中,若干部专著的主要理论成果已经得到多数研究者的认可,并成为指引音乐人类学研究和发展的导航,如洛秦《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导论》(2011)、汤亚汀《音乐人类学:历史思潮与方法论》(2008)、熊晓辉《音乐人类学论纲》(2008)、管建华《音乐人类学导引》(2006)等。

学术论文方面,到2013年3月30日,通过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以“音乐人类学”为题名,可以查询到超过200条记录,其中音乐人类学理论研究的论文约有80篇,这些论文大多发表在国内外核心期刊(指北京大学发布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期刊),有约20篇论文被引用超过10次,显示出这些论文的重要性,也表明其成果得到多数研究者的认可。

其次,目前音乐人类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核心研究群体,在学科相关的多数重大问题上已经取得一致,基本形成了共同的科学观点。经过多年的发展,音乐人类学界已经形成了以洛秦、管建华、熊晓辉、宋瑾等为核心的研究群体,在包括学科研究对象、学科研究方法、学科研究内容等涉及学科构建的基本原理问题方面,取得了一致的成果,研究群体所取得的理论规范已被广泛接受,研究群体吸引了大部分研究者参与音乐人类学的研究,并使得音乐人类学多数重大问题不再众说纷纭。

最后,音乐人类学已经形成基本的学科教育体系,强有力的研究机构和有代表性的专业期刊栏目。学科教育方面,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已有超过二十所高校招收音乐人类学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研究生,大量高校在本科和硕士阶段开设音乐人类学相关课程;研究机构方面,我国已经形成了以上海音乐学院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为代表的多个研究机构,专门组织研究人员对音乐人类学基本理论问题展开研究;学术期刊方面,出现了以《音乐艺术》“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专栏、《星海音乐学院学报》“音乐人类学”专栏等为典范的核心栏目,多年来发表了大量有影响力的音乐人类学论文。学科教育的进行、研究机构的建立以及专业期刊栏目的形成,显示出音乐人类学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参与,音乐人类学

研究得到多数音乐学界人士的认同。

可见,我国的主要音乐人类学家群体通过专著和学术论文的方式,已经为其他研究者确定了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需要解决的问题等内容,并且取得了学界大部分研究者承认,也吸引了大部分研究者的参与,因此音乐人类学的学科范式已经基本建立。

但是,仍有包括若干著名学界专家学者在内的研究者,在就音乐人类学的一些关键问题提出质疑,使得音乐人类学并未完全建立起学科范式,典型的如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问题、音乐人类学的未来问题等等。

有许多研究者不认可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而以民族音乐学、中国民族音乐学、音乐文化学等名称替代(其中以民族音乐学为最常见的替代名称),还有研究者认为音乐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是两门不同学科。例如著名学者杜亚雄就以《“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为题指出“‘音乐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研究范围相同,方法近似,但因其研究的目的不同,并不是同一学科”^[6],进而认为“我国音乐界应当提倡‘民族音乐学’而不要倡导‘音乐人类学’^[6],杜先生还在2011年11月全国“首届传统音乐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阐述了类似观点,并且得到部分与会者的认同^[7]。著名学者蒲亨强同样以“历史和国情的特殊需要”为由,认为音乐人类学是一种研究方法而非学科,直接否定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存在^[8]。还有更多研究者将民族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混合使用,认为两者可互相替代,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也不作区分,此种例子极为常见,即便如身为音乐人类学家、鼓吹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合理性并强烈支持音乐人类学学科发展的洛秦先生主编的《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三十年》^[9]丛中,也有大量标题中含有民族音乐学的论文。

又如学科内容方面,杜亚雄^{[6][10]}等认为目前不管是音乐人类学还是民族音乐学,都过度的专注于人而忽略了音乐本体,将民族音乐学变成了“民族无音乐学”^[6];而薛艺兵则争锋相对提出“音乐人类学,请把目标移向人”^[11],认为音乐人类学需要研究的,应是“人与音乐的关系,是特定社会文化中具体的人对音乐的创造、对音乐的使用、

对音乐的享用、对音乐的感受、对音乐的审美、对音乐的评判以及他们拥有的或使用的音乐对他们的作用和影响”。

在学科未来发展问题上,一些研究者认为音乐人类学将会消亡,甚至是洛秦先生,也认为“音乐人类学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完成自己的使命,我们将迎接的是更为人文特征的音乐学”^[12],也就是说,音乐人类学将被音乐学吸纳而消亡。不过,从学科研究对象、角度和方法诸方面来看,音乐人类学与音乐学都存在显著不同。在学科分类上,音乐学是音乐人类学的上位学科,在音乐学之下,与音乐人类学并列的学科包括:音乐哲学、音乐物理学、音乐生理学、音乐心理学、音乐历史学、音乐社会学、音乐教育学、音乐本体学等十多门学科,可见音乐学研究内容、范围、对象远远超过音乐人类学;另一方面,音乐人类学是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在音乐学中应用,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音乐人类学与音乐学有各自不同的学科体系,音乐人类学与音乐学是不能互相替代的。因此,音乐人类学未来是否消亡,无法判定,但若说“不久的将来”,则尚存疑问。

由于在这些学科关键问题上不一致观点的存在,使得目前为止,音乐人类学的学科范式仍未完全建立,音乐人类学仍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显科学,而是处于潜科学向显科学转化最后阶段的准显科学。

结 语

因此,从潜科学特性的角度和科学范式的角度进行分析可见,音乐人类学既非潜科学,也非显科学,而是处于潜科学向显科学转化的准显科学状态,并且是非常接近最终常规科学的阶段。可以说,音乐人类学正处在潜科学向显科学蜕变的最后时刻,等待某一契机,如一次会议、一本专著、一篇文论、一份文件、一个发言等等,音乐人类学将突破最后障碍,完成学科状态的飞跃,由准显科学成为显科学。

在这种特殊的学科状态下的音乐人类学,需要全体学科研究的参与者更加富有创造性的研究工作,同时充分认识学科研究的复杂性和高难度性,包容和接受各种不同的观点和理论。在此基

基础上,精心研究、合理取舍,整合研究力量,避免研究资源的浪费,将研究重点聚焦于音乐人类学学科发展的重要理论问题,聚焦于音乐人类学学科状态密切相关的关键问题,尽快形成音乐人类学学科范式,促使音乐人类学从准潜科学发展成显科学,从而建立科学的音乐人类学学科体系,促进音乐人类学学科教育体系的全面建立和正常发展,并为本学科领域研究者、其他学科领域研究者及更广泛人群的认同与接受。音乐人类学由准显科学发展成显科学,还有助于我国音乐人类学研究紧跟音乐人类学国际研究前沿,并反过来促进我国音乐人类学学科的更全面发展,甚至在国际音乐人类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 [1] 解恩泽.潜科学哲学思想方法[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2.
[2] 解恩泽.潜科学导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12-20.
[3] 熊晓辉.音乐人类学论纲[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
[4] 汤亚汀.音乐人类学:历史思潮与方法论[M].上海:上

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

- [5] T.S. 库恩著.科学革命的结构[M].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8-9.
[6] 杜亚雄.“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J].中国音乐,2009(3):38-43.
[7] 颜婷婷.传统传承 当代肩担——“重庆会议”专题报告述评[J].黄钟,2012(3):196-200.
[8] 蒲亨强.音乐人类学:学科或方法[J].艺术百家,2012(3):47-52.
[9] 洛秦.启示、觉悟与反思.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三十年:1980-2010 第2卷 观念·方法[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
[10] 蒲亨强.民族音乐学在当代中国之命运[J].艺术百家,2010(6):76-80,204.
[11] 薛艺兵.我们为什么写作?——谈音乐民族志文本的价值及音乐人类学研究的目的[J].音乐艺术,2011(1):101-108.
[12] 洛秦.称民族音乐学,还是音乐人类学——论学科认识中的译名问题及其“解决”与选择[J].音乐研究,2010(3):49-59,124.

(责任编辑:杨叶)

On the Status of Ethnomusicology

Song-Xianbiao

(Library, Sichuan Conservatory of Music, Chengdu, Sichuan 610021)

Abstract:Based on characters of potential science and apparent science as well as the theory of discipline paradigm, through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Ethnomusicology, the author draws a conclusion that Ethnomusicology is neither potential science nor apparent science, but quasi-apparent science. The author holds the point of view that Ethnomusicology is at the crucial moment of changing from potential science to apparent science, so a conference, a monograph, an article, a file or a speech would be the breakthrough point, which helps to make the final transition.

Key words:Ethnomusicology; Status of discipline; 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 Potential science; Apparent science